



江苏文艺出版社

血魂

温靖邦 著

血魂

温靖邦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7 号

血 魂

作 者：温靖邦

责任编辑：卞宁坚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江宁丹阳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字数：270,000 199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773-8/1·738

定 价：10.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均随时间承印厂调换）

主要人物表

刘 湘——字甫澄，四川省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一级上将。

邓汉祥——字鸣阶，刘湘最亲信的幕僚，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傅 常——字真吾，刘湘的高级幕僚，第七战区中将参谋长。

钟体乾——字筠友，刘湘的高级幕僚，川康绥靖公署总参议。

张 再——字斯可，刘湘的高级幕僚，职务多变。

刘航琛——四川省财政厅长。

王陵基——字方舟，四川省政府保安处长代行保安司令，陆军中将。

唐式遵——字子晋，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旋改总司令，兼二十一军军长，陆军中将。

王缙绪——字治易，第四十四军军长、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中将。

潘文华——字仲三，第二十三军军长，陆军中将。

郭勋祺——字翼之，第一四四师师长，陆军中将。

饶国华——字弼臣，第一四五师师长，陆军中将。

范绍增——字海廷，第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第八十八军军

长，陆军中将。

林华钧——第一四四师参谋长，陆军少将。

周从化——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后改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参谋长，陆军少将。

周绍轩——独立第十二旅旅长，陆军少将。

田钟毅——独立第十四旅旅长，陆军少将。

周成虎——刘湘的妻弟，历任警卫团长、警卫旅长，宪兵少将。

刘升廷——刘湘的大伯父，四川地方豪绅。

刘周书——刘湘夫人。

冯玉祥——字焕章，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陆军一级上将。

何应钦——字敬之，军政部长，陆军一级上将。

唐生智——字孟潇，南京卫戍长官部司令长官，陆军一级上将。

刘文辉——字自乾，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陆军二级上将。

贺国光——重庆行辕副主任，成都行辕主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校长，陆军中将。

邓锡侯——字晋康，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陆军三级上将。

杨森——字子惠，曾任曹锟北京政府参谋总长(遥领)，兼四川军务督理。在本书中为第二十军军长、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中将，后升上将。

李家钰——字其相，第四十七军军长，陆军中将。

孙 震——字德操，第四十一军军长、第二十二集团军副
司令，陆军三级上将。

【本表所列职、衔，均系民国时称谓。】

写在前面

在历史的凌烟阁中，很难找到一幅完全光辉的画像。

入宋都汴京或唐城长安，登上那不胜寒的九重杰阁，眼前联袂而过那些至今仍为人们景仰的一代名臣形象：长孙无忌，郭子仪，司马光，苏轼，寇准，岳飞。人身上的阴暗面，他们无一能够免俗。长孙无忌貌似厚道而性实狡诈，是所谓大智若愚或曰大奸似忠者也；郭子仪剿灭安史却又拥兵自雄；司马光巨星璀璨而又抱残守阙抗拒变革；苏轼博大精深惜乎放浪形骸及时行乐；寇准臣心如水忠贞不二然奢靡过度令人发指；岳飞品格高标可昭日月然愚忠不可训。尽管如此，这些人名登紫阁谁也不觉非份。一句老话，人身上具有天使和魔鬼两重性，关键在于何者为主何者为次。要具体到在一个历史的英雄或历史的枭雄的身上辨析出这两点，最好是拉开一段历史距离再用历史的滤色镜去透视，生活在同时代的人是无法做到的。文化意识与个人好恶，思想观点与政治分野，等等等等的困扰说什么也难以摆脱。站在这个视角去看刘湘，也许可以将他身上晦暗的颜料洗刷掉几分，也许可以还他一个戎坛巨星的称号。且不说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出现了令人神往的亮色，³⁹即令以他策动军阀混战统一四川狼烟祸及一代的

逆向行动来看，给国内外军事评论家提供了那么多热闹的话题，也不失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种人文大山的累积与军旅春秋在文化意义上的沉淀。从这个认识视角出发似乎我们也可还他一个巨星称号了。以上是从事非角度说。若从政治影响和历史进程影响来说，他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时一直怦怦然关注刘湘的动向；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刘湘的态度更是举足轻重的，使蒋介石时刻为之牵肠挂肚；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只得到一纸空洞的许诺，真正坚定蒋的抗日决心、推动抗日战车启动，刘湘在国防会上的泣血陈词以及凭恃四川丰富的人力物力作出的种种担保，具有决定意义。这里，我们更须对这颗一度被忽略的大星予以正视。刘湘的重要意义，只有在他与我们的时空距离越来越大时才逐渐显示出来。这是评判历史人物的盛世的胸襟，衰败的末代是没有这种雅量的。

这颗巨星的陨落是抗战前期轰动天下的大事。旅居武汉的中外记者蜂拥而至，世界上几十家报纸对其死因作尽种种猜测。对这一桩疑案的探源索隐，沸沸扬扬如潮如缕绵亘至今，港台及东南亚华文报刊也未尝淡漠这一兴趣。

似乎成了不解之谜。

刘湘死于什么，盖有两说焉。一曰吓死，二曰毒死。

持吓死说的代表是刘湘手下高级将领范绍增。范将军生前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刘湘韩复榘之死的一点见闻》，大略如下：

一九三八年一月有一天，我的旧部潘寅久团长从前线回来，去看望刘湘的参谋处长徐思平。看到徐正在写一个命令

给王缙绪，叫王带两个师到宜昌、沙市一带驻扎，以便与韩复榘开赴襄樊的队伍切取联络。潘把电报内容告诉了我。我明白这是蜀鲁两大实力派相勾结以排蒋的活动，赶快去报告了孔祥熙。不久蒋介石约韩复榘到开封开会，即予扣留、枪决。事后何应钦到万国医院看望刘湘，谈及此事。刘湘大惊，问为什么。何应钦冷笑，说韩要把军队开到襄樊去，不知意欲何为。刘湘明白事已败露，何应钦走后十分钟即大口吐血，昏迷不醒，三天以后死去。

范绍增此说有三大疑点。范绍增其人在川军中曾三易其主，谁的势力大就拖起队伍往谁的营垒靠，与其故友蓝文彬将军併有“倒戈将军”之称。出川抗战期间又投靠了蒋介石，从事暗中的倒刘活动。以这样一种立场把刘湘描绘成被人吓死的小丑是可以理解的，其真实性如何亦可想见。此其可疑者一也。王缙绪投靠蒋介石刘湘早在出川前就已清楚，平素防之甚严，此等不可告人之事，自当避之犹恐不及，怎么会叫王率部去接应呢？此其可疑者二也。徐思平是刘湘川康绥署的军务处长，从未任过参谋处长，早就在一九三七年五月赴法国购买枪械去了（遗职由韩任民上校继任）。刘湘逝世时，徐返国刚抵香港，有铁证可考。此其可疑者三也。

另外，刘湘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在《我所知道的刘湘》（《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里亦曾驳斥过吓死说。原文云：

“关于刘湘之死有种种传说，如黄应乾所写关于刘湘的资料中讲到：范绍增奉蒋介石之命，在刘湘病房隔壁开了一个房间，侦察刘湘的病情以及往来的人；范并说那时徐思平曾将刘湘同韩复榘勾结的一些电报给他看，所以有蒋介石枪毙

韩复榘吓死刘湘之说。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曾将黄应乾写的这份资料交给前第七战区副参谋长余中英审核。余说，他在汉口，每天都要到医院去看望刘湘，并未发现范在刘的隔壁开有房间……刘湘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死的，蒋介石枪毙韩复榘是一月二十四日，按照余中英的说法，所谓枪毙韩复榘吓死刘湘的说法似可存疑。”

毒死说的代表是刘湘夫人刘周书。

当刘周书飞赴汉口亲视刘湘遗体入殓之后，又立即飞回成都。次日即约请刘湘集团元老重臣钟体乾、邓汉祥及刘部师、旅长三、四十人在家中午餐。客人到齐了，刘周书身着重孝出见，扑通跪地，痛哭失声。哽咽诉道：“今天我请的客，都是督办生前的好朋友、好部下。督办是蒋委员长毒死的，希望你们替他报仇！”后又有她大闹蒋介石官邸轰动舆论界的事。但正如蒋介石当面质问她的：根据呢？根据呢？她的持论仅是些揣测之词，无一可以坐实。其实她心里是最清楚的，请看二月七日（刘湘死后十八天）为刘湘“成服”时刘周书大恸之余的祭文吧：

“……吾夫婴宿疾，然年尚富，体尚健，无事务以扰之，必不至于死；即事务繁重，能自暇逸，不必事事躬亲，亦不至于死；抑或不过自刻苦，营养稍稍适宜，亦不至于死；即均不能，而或不扶病誓师，远征万里，内外焦思，犹许不必至死；抑发病之时，或许周书飞汉赴疾，亦可稍缓须臾以勿死。而吾夫报国心切，不愿以儿女私情累及一切，又虑以前方危机累及薄命人，其意固佳，其情可感，而周书内疚神明，则长抱无涯之痛矣！”

此一至情至性之文，令人一读三叹。然文中处处言病，

无他牵涉，苟细读之又不能不令人哑然失笑：刘夫人岂不是否定了自己的毒死说么！

然则刘湘之死或可认定是病死了？

然而且慢，笔者尚不敢遽下如是结论。在那内扰外患迭至，波谲云诡的岁月，什么稀奇古怪的事不会发生呢。笔者经过数年搜集资料，走访各类知情者，又予辨析甄别，汰伪存真，终于彻底弄清了这颗巨星陨落的真相。其间反映出的中国现代政治的种种秘密，相信会引起读者诸公的兴趣。这是后话，权作前言。

作 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去了半年多，蒋介石并未实践他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承诺——全民族大团结，全民大动员，全面抗战。从功利的而不从道德的观点看，张学良的兵谏可以说完全失败了，一切都没有得到遏制。不抵抗主义的阴云仍旧笼罩着中国。八十多万日军势如破竹，无攻不克，无坚不摧地横行在中国大地，似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得了；政治上诱降的声浪与国府内和平主义（实则投降主义）的应和形成一部大合唱。

何去何从实在是刻不容缓了。

在这样一个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的抉择无疑至关重要。而推动他做出正确抉择的一位将军的功绩，却几乎被我们遗忘了。

这位将军就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刘湘。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刘湘从成都乘飞机到重庆，改乘他的“嵯峨”号兵舰，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将在这个会上决定。

这是一艘由普通货船改装的兵舰，长二十三公尺，通身

嵌着钢板。前半部有一座炮塔，从法国进口的舰艇机关炮锃亮发光；船两边各配有五挺可随意转动方向的俄式重机枪。后舱是统舱，住着一个排的卫队；前舱分四个小卧房和一间不足四平方米的客厅，供刘湘及其高级随员使用。饭厅、机器间都在下舱。

此刻刘湘不在舱内，却在稍显宽阔的前甲板上，斜身在藤躺椅上观景聊天。大约身材魁梧的缘故，他生性不喜欢狭窄的地方，呆在舱内室闷难耐，大多数时间都在甲板上起坐。尽管今天天气不好，阴沉沉的，江风也带些儿凉意，他也不愿下去。灰纺绸短袖衫单薄了点儿，也只教副官把军便服取来披上。

陪他看江景的有高级幕僚、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坐在他的左侧；还有他的妻弟周成虎旅长，晃动着高大壮伟的身躯在船舷边巡视，使几个面江而立的卫士不得不站得笔直，不敢稍有懈怠。

兵舰驶过万县，水势渐渐湍急起来。与此相呼应的是两岸山峦也越来越高峻，起伏间距越来越短，懂得地形水貌的人却明白，这预示着万里长江最险恶的流段即将到来。它就像刘湘正要踏入的国势，又像他未来的政治前程，一切都显得十分严峻。当然，严峻本身有时孕育着辉煌。

“鸣阶兄，依你看日寇的近期意图会是什么？”

刘湘将刚喝了一口的茶碗放在身旁的小圆桌上，眼望着远岸的山峦。话说完，才掉过脸，眼光投向邓汉祥。

邓汉祥微胖，穿一件白里泛青的绸子长衫，戴一副金丝眼镜，大背头，加以举止从容，一副儒雅的绅士派头。他刚满四十九岁，常常喜欢打着哈哈自嘲垂垂老矣，其实模样却

还显得十分“少相”，眼角皱纹浅浅的，面皮肌理细细的、红润润的，头上没一丝白发。熟读左传春秋，颇谙合纵连横之术，也粗通英语，略晓西学，说得上胸罗万卷，足智多谋。向以管、乐、良、何自况，不轻易为刘湘拿主意，倘有定见则说一不二，必使得到采纳而后已。刘湘对他确也言听计从，眷顾甚隆。他有一个毛病，对于军政方略，每有所得，喜欢卖关子，或故意让别人先发表也许不高明的看法，或故作沉吟尚无定见状，总要吊够了胃口才肯显露峥嵘。

此刻也是如此。先微微一笑——那厚嘴唇和略大的鼻头往往使他的笑显得敦厚，说：

“甫帅的高见呢？”

刘湘熟悉邓汉祥的这个癖好，不唯从来不加计较，还往往予以投合。没有一个属下没有缺点，有的缺点还十分令人厌恶，作为统帅应该有包容的心胸，用其长处可矣。这是刘湘的态度。

“我的看法？”刘湘愣了一愣，明明我在问你，怎么反问起我来了。脸上却做出认真思索的样子。“我的看法嘛……我想他们会避实就虚，突破薄弱环节，先集中兵力攻打山西。解决了阎锡山，稍作消化，再挥戈南下……”

邓汉祥笑了笑，端起茶碗，慢慢吸了一口。没马上回答。刘湘也没催问，明白他必有见地，只是望着他，耐着性子等待。

邓汉祥矜持了半晌，才说：

“甫帅的意思若是针对我们本国军人，那没错；用于理解日本人，那就未必尽然……”他把椅子挪动了一下，使自己能正面对着刘湘。“日本国领土很小，资源匮乏，远征大陆，咸

线长，后方远，不利久战，必求速决。首先突破要害，造成心理上的影响。他们对蒋介石先生很了解，一定知道他游移于和战两可之间，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没有作任何准备。我认为可以预测，日军窜扰山西、华北各省的只会是少数部队，其主力势必会冒险直插南京。他们当然明白拿下南京的政治意义，远可以威慑英美，近可以迫使蒋介石尽快走投降的路。所以，我估计他们会不惜冒这个险。”

这，刘湘倒是确实没想到。

如果是一个平庸之辈的看法，谁也会嘲为想入非非，完全用不着去重视。而邓汉祥一向见解独到，分析问题总是与实际相切合，再差也是八九不离十。刘湘不能不感到局势严峻，不能不感到忧虑了。首都犹如人的脑壳，南京给打下来，中国就算亡了一半，至少心理上是亡了一半，全民族将陷入绝望的深渊。再要坚持抗战下去，就困难得多了。一个民族及其军队的生存靠的就是心理意志，没有这个就很难生存下去。不过……从日本人方面说，不急着重先去完全占领华北，消化华北，却将主力部队插过大片生僻地带，孤军深入，乃兵家大忌呀。这样十分犯险的行动难道日军统帅部会干？

邓汉祥从刘湘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个问号。

“甬帅，日本人这一手——如果以后他们真的这样干的话，表面看来很冒险，实际上却是一步好棋！因为从华北到长江沿线，到京畿一带，蒋先生完全没有设防，甚至完全没有设防心理。日本人情报工作顶呱呱，不可能不了解。一旦了解，傻瓜也会下这一步似险而实稳的棋！何况他们还可以利用青岛基地作为部队中转站，从杭州湾强行登陆……”

刘湘眉心渐渐堆起了愁云。

“真是这样的话……”他没看对方，自语似的说，“如此看来，南京也并不安全呀！得提醒蒋先生尽快构建京畿防线才是……”

邓汉祥轻轻摇了摇头，微微一笑。顿了一会儿，才说：

“是打还是降，蒋先生都还没拿定主意，遑论南京防务！”

一个浪头涌过来，打在船头上，溅了些水星在甲板上。

船也小小地颠了颠。大家下意识地各自扶了扶茶碗。

刘湘视而不见地看着在船舷边走来走去的周成虎，长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眯起眼睛作思考状，道：

“投降，我想还不至于吧？尽管舆论界和中共方面都在警告国人，说蒋先生有投敌情绪，我总是不太相信。为什么呢？我觉得，别人能投降，蒋介石恐怕不能。以他那个唯我独尊的思想，怎么可能甘心去做儿皇帝呢！”

“是的。甫帅的话很有道理。不过，一个人当其自以为无路可走的时候，也难免会干蠢事。蒋介石一向对日本人就十分惧怕，所谓一旦接仗，三月就会亡国一论，始作俑者就是他。我在想，如果日本人暂时给他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辅以大兵压境，他……嘿嘿，纳土称臣也不是不可能的。对蒋介石来说，习惯了南面称孤，作别人附庸当然很痛苦。两害相权取其轻，毕竟比完全失去权柄好得多！”

一个清秀弁兵过来，给每个茶碗续上鲜开水。用一张雪白的毛巾将桌上的水滴擦拭干净。这一切做得无声无息，轻得像猫一样。

刘湘闷了一会儿，觉得邓汉祥的话确有道理，不禁微微点了两下头。

他说：“蒋先生……的确是那么个人！不过，他那样怕日

本人未免也太短视了。要亡我中国，哪有那么容易呢。地盘这么大，小小的日本能有多少兵力去填充？英美也决不会容忍别人侵吞他们的在华利益，苏俄更不愿意看到他的东侧出现一个日本大帝国。抗战只要坚持下去，我想是有希望取胜的！”

邓汉祥屈起食指叩击了一下椅子扶手，“甬帅此说可谓鞭辟入里，哈哈，鞭辟入里！所以说，实际上历史把一个绝好的机会推到了蒋先生面前。他只要能打起抗战大旗，就能造就自己民族英雄民族领袖的形象。如果他不干，硬要……拖起国民政府去投降，那么他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当今中国的几位方面镇帅——桂系李、白，晋系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还有甬帅您！”

说到此，顿了一顿，他颇有深意地笑了笑，用《隆中对》里孔明煽动刘备的话问道：

“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可有意乎？”

刘湘一时没有开腔，咬着下唇，眉头攒聚，显然是在琢磨邓汉祥的话。邓汉祥笑盈盈地望着他，那神态仿佛是对他的心思满有把握似的。

“呜——”

兵舰长鸣了一声，划破了两岸的寂寥。

舰长来报告，马上就要过云阳了。离奉节、白帝城不远了。刘湘抬眼望，远处下游岸上，层峦叠嶂间露出了崇宏古楼的一角，那就是云阳古城。

波浪大起来，船略有些颠簸，两岸也为之一起一伏。越往前行驶，起伏会越大，得过了三峡，进入江汉平原才平稳得了。不过此时在甲板上还坐得住。